

西班牙漁民



前 言

一九五〇年十月，上海總工會文教部、上海文聯工人文藝工作委員會、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聯合舉辦上海工人戲劇觀摩演出及廣播表演活動，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勝利完成。

參加這次觀摩演出的共有四十八個單位的六十三個節目。評選結果，二十一個節目中選。計一等獎五個，二等獎六個，三等獎十個。在戲劇觀摩演出前後，這些工人自己創作的劇本有過四十二萬觀眾。通過這次演出，對於今後上海工人戲劇前途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特將五個優秀的一等獎的作品出版，供給各地參攷。

勞動出版社編審部



他們把張師傅從爐裏拉出來，人已昏迷了。

目 錄

光榮是大家的.....	(1)
工廠就是戰場.....	(25)
美國少爺兵.....	(57)
血債.....	(71)
新小放牛.....	(83)

路易士·樊太羅生長在巴拉莫沙村，那是地中海邊的一個漁村，在比利牛斯山●南六十公里。和西班牙北部大多數的漁村一樣，巴拉莫沙村的灰色小房子也是緊貼在一道小海灣的傾斜的岸邊。村莊的兩面都是海岸，長着筆直的松林和石松林，而伸展出去迎接海浪的海岬，到處是脊背尖尖的暗礁和長長的重疊的岩石。

巴拉莫沙村北面的黑岬和聖賽巴斯丁岬，是這些海岬之中最危險的。已經不止一條船給黑岬的暗礁撞沈了！漁民們是不愛談起這些地方的，一提到它們，便會惡狠狠地痛罵一頓。

「黑岬，是漁民的坟墓啊！」老年的「海狼」們●警告年青人說。「遇到風暴，頂好往海裏走遠一些，可千萬別靠近這該死的地方。」

●比利牛斯山是橫亙於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一條山脈。——譯者

●「海狼」，指熟識水性的漁民。——譯者

駕着漁船打黑岬跟前過，老遠就可以聽見一片轟隆隆的、可怕的聲音，像個大怪物在喘息一樣——是飛着泡沫的漩流，向着地下的什麼地方捲了去，又從那兒挾着低沈的吼聲湧出來。老漁民都說，這是海怪在喘息，而老祖父們甚至彷彿還親眼看見過它們的角呢。可是年青人對於這類故事一點也不相信，只是加以嘲笑。

三年的戰爭，像橫掃西班牙的風暴，在最後的日子裏到達了巴拉莫沙村。由於缺乏武器彈藥，共和政府的人民退卻了。法西斯的軍隊——野蠻的摩洛哥師和意大利機械化聯隊——佔領了巴塞羅納。以後，像一羣蝗蟲似的湧進豐饒的加泰羅尼亞盆地裏來。城市和鄉鎮都在燃燒，辛辣的濃煙遮住了太陽。在通往法國邊境的道路上移動着的難民，受到法西斯飛機的掃射。共和政府軍的主力——樊太羅的兒子謝列斯吉諾就在這個隊伍裏——一面戰鬥，一面向比利牛斯山退卻；一部分人卻跑進加泰羅尼亞的羣山裏，打起游擊來。

這時候，漁民樊太羅不下海去了。他不安地沿着海岸踱來踱去，望着天邊的黑煙，神經質地咬着他的煙斗嘴子。他覺得，敵人的鐵蹄正在踐踏着他自己的土地，踐踏着他自己的身體呢。

在共和國成立後的三年裏，人們都逐漸感覺到，他們已經成為國土的主人了。如今看見這塊土地被法西斯匪徒蹂躪，他們感到痛心，就像自己的屋子被武裝強盜闖了進來一樣。

樊太羅懷着熱愛地看着走過的共和軍戰士，好像都是他親生的兒子似的。路上一出現戰士，樊太羅總是暗暗盼望，也許就在他們裏頭會看到自己的謝列斯吉諾吧——戰爭剛開始時，謝列斯吉諾還沒長大成人，就跑到前線當志願兵去了。樊太羅在路上迎接戰士們，同他們談了許久，分別的時候緊緊地握一握他們的手。

有一隊戰士走到他的小屋旁邊來找糧食。樊太羅自己早就沒看到糧食了：所有的糧食都爲着勝利貢獻出去了；巴拉莫沙村的漁民們是帶着極堅強的信心，迫不及待地等待着

●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人民陣線選舉獲勝，組成共和政府後不久，佛朗哥即發動了叛變。戰爭持續了兩年八個月之久，佛朗哥受到德、意法西斯的公開支援，共和政府軍方面雖有志願參加的國際縱隊，但以力量懸殊，終於失敗。（英、美、法宣佈「中立」，禁止運軍火給共和政府軍。）——譯者

● 巴塞羅納在加泰羅尼亞區，是西班牙北部的工業中心，一九五一年三月，這兒的工人曾發動了反佛朗哥的三十萬人大罷工。——譯者

這個勝利的。可是他還剩下一點魚，最後一次捕來的魚——燻得好好的、香美的魚。

「帶着吧，親人哪，」樊太羅遞給戰士們，「帶着走吧！可別忘了我們在等着你們回來……」

別的漁民也走過來了。他們從腰裏掏出裝着酸酒的皮袋，女人們也用泥瓶裝來了羊乳。等隊伍走過去了，大家在後面傷心地目送他們。

漁民們歎着氣，拿黑頭巾的角兒擦着眼淚。或許，他們的兒子也像這些人一樣，又累又餓，打完了最後的子彈，正在別的路上走着呢。

那天晚上，樊太羅睡不着覺。他爬起來十來次，走到門檻上去側着耳朵聽。遠遠地，在黑岬那邊，海上有大砲在吼叫。砲彈劃破了黑夜的天空，從村子上面飛過。樊太羅清楚地分辨得出，哪是砲彈的低沈的呼嘯，哪是引起海岸震動的遠處砲彈的爆炸。

從這些爆炸聲裏，老漁民能夠斷定：敵人是迫近了。

「加爾曼，他們就要闖進來啦！」樊太羅焦躁不安地對妻子說。「砲彈簡直就落在跟前呢。」

「你還是躺下來打個盹吧，」妻子安慰他。「我們的人在抵擋着呢。法西斯強盜要闖

到這兒來，可辦不到。連謝列斯吉諾都在打仗呀，他決不會讓他們來的。」

「可是我們的人沒有槍，又沒有子彈！你沒聽戰士們說：兩三個人合一枝槍。子彈比命還寶貴。砲彈簡直沒有。你真以為這樣能支持得久嗎？可是那一邊呢，德國跟意大利是什麼都給了他們的：槍哪，坦克哪，飛機哪，大砲哪……」

樊太羅脫下草鞋，躺上牀去。但怎麼也睡不着：心裏亂的慌，思想就像暴風雨中的海鳥一樣，上下亂飛。

「法蘭西呵，法蘭西！」他一面咕噥，一面含着發苦的煙嘴不住地吸。「比利牛斯山難道就那麼高，讓你都看不見我們受罪嗎？」

樊太羅又從牀上起來，往燈裏添了點兒油，剪了剪燈花，把門打開了。

在上邊，海岸旁邊，有什麼東西在猛烈地嗡嗡地響，就像一大羣激怒了的野蜂。明亮的火花在迸裂着，飛散着，必必剝剝的槍聲在響着。「有汽車陷在沙路上啦，」樊太羅斷定。他知道，前線的汽車爲了避免暴露自己，是不開燈的，但這樣卻也容易迷路。

突然，小路上有了腳步聲。越走越近了……樊太羅悄悄掩上門，一動也不動。

脚步走近了。有誰走到門邊，稍微停了一下，在黑暗中摸到了銅環，輕輕地敲了幾下。

樊太羅把氣都屏住了。

又是輕輕的一下下的敲門聲。不，不是敵人。敵人會衝進來的。

「誰在那兒？」樊太羅從門縫裏悄聲地問。「誰在敲門？」

「打漁的樊太羅住在這兒嗎？」

一打開門，樊太羅幾乎說不出話來。

「謝列斯吉諾！」老人低聲說。「你也退啦？我們當真給打敗了嗎，謝列斯吉諾？我不明白……這件事我不能相信……」

「我沒有退卻，爹爹。我這一隊人今天在敵人後方襲擊了國民黨的汽車隊，把汽車燒壞了。有一輛裝運武器彈藥的汽車給奪了過來……可是我們沒法回到自己人那兒去啦！所有的路上都有他們的坦克。武器應當藏起來，爹爹，我們有用處。我們要留下來繼續在敵後戰鬥……幫一下忙吧，爹爹。」

父親吹滅了燈。加爾曼已經睡着了，在勻靜地呼吸着。深沈的寂靜不時被海上傳來的隆隆的砲聲所打破。

「你瞧，謝列斯吉諾，在北邊，離這兒不遠，有個黑岬。你該記得，從樹林子裏那條小路

上走去，一會兒就走到的。黑岬離村子遠，能避人耳目，連漁船都不愛靠近它。你小時候，有一回，風暴把我的船撞壞在那兒啦；我游水游了好久，碰巧一個海浪把我扔進了一個岩縫。岩縫裏有個洞，大得很……藏得住十來個人。洞底有個平臺，又乾，又寬敞，就是起暴風雨的時候，潮水也淹不了它。我在那兒呆了一天一夜，一直等到風暴停了。後來跟別的打漁的說起這事，他們還拿來取笑我呢。就這樣吧，孩子，我看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地方了：又不容易接近，又可靠。」

「那可怎麼去呢，爹爹？時間太促促了！敵人是可能佔領村子的。而且天也快亮啦。」
「這樣……你們打樹林子裏那條路上沿海岸走過去。把汽車停在黑岬和聖賽巴斯丁岬中間的小海灣旁邊。那兒的路一直通到海邊，岸是傾斜的。我把摩托船從海裏開過去……就這樣約定吧？」

「就這樣約定！再見，爹爹！」

「再見，謝列斯吉諾！」

樊太羅把桅索、提燈和一罐子汽油都收拾好，急忙走到漁船碼頭去。他輕輕地開動了

● 國民軍 (GUERRILLAS) 是佛朗哥的軍隊。——譯者

機器，船便衝進給朝日的金光輕輕鋪成一面鏡子似的海裏去了。出了海灣，樊太羅就開足了馬力向前駛去……

平滑的水面在沿岸吹着的輕風下微微蕩漾。在這種天氣裏，水底下的礁石並不可怕；因為四周有銀色的水珠環繞着，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樊太羅駛進了黑岬和聖賽巴斯丁岬之間的海灣。他減低了速度，船沿着海岸輕輕滑過去。樊太羅開始留神探望着岸邊的樹林。

他很快就看見有火星在樹林邊緣上的松樹底下閃了一下。有誰在吸煙。樊太羅靠攏岸，打了聲唿哨。從朦朧中浮現出一個人的身影，向漁船走過來。

「謝列斯吉諾！」老漁民低聲喊。

「是我……武器已經卸在林子裏啦。可是汽車怎麼辦？留下來，我們就要給暴露了。」
「就在那左邊，有個很陡的懸崖。連一列火車都可以推下去。只要方向盤釘牢了，把汽車從崖上……」

不多幾分鐘之後，汽車就掉出懸崖，頭朝下，在空中翻了個跟頭，消失在海底裏了。海浪呻吟着漲起來，飛散開去。岩石上佈滿了泡沫。

從樹林裏走過來八個背着步槍和子彈箱的戰士。

「我們有幾箱炸藥、兩挺機槍跟兩口袋糧食。得來回渡幾次才行。」

「一次是渡不完的，」父親肯定說。「得跟我去四個人，幫着卸東西。」

船載得很重，得慢慢地開。天氣要再壞一點，裝這麼些東西是出不了海的。

老漁民駕着船，留神地察看着岸邊的岩石。從前救過他命的那個岩洞，應當就在這不遠的哪兒的。呵，那不就是它！在一道絕壁下，濃密的葡萄枝條結成了簾幕，好不容易才看到那發黑的岩縫。樊太羅關上摩托，把船對準岩縫開去。他用槳的一端撥開那垂下來的一束束的野葡萄花，船便浮進了漆黑的裂縫。

樊太羅點着了提燈。蒼白的光芒照亮了這個橢圓形的山洞：四面是些被浪花沖洗着的岩石；洞底隆起來一座平滑的石臺。洞裏透出涼氣和潮氣。

「怎麼樣，好吧？」老漁民問。「在這兒誰也找不到你們的。漲潮或者起風暴的時候，坐船到不了這兒，只能游進來，那倒是的確的。」

「妙極啦！我從來沒想到這兒是這麼好。趕快點兒吧，天亮以前得把事情辦好！」
把什麼都弄妥當了以後，謝列斯古諾送父親上岸去。

「把這條船留給你們吧，謝列斯吉諾。我們那兒的船儘够用了。明天晚上要是天氣好，我送被子、糧食跟汽油來。巴拉莫沙村的漁民會幫助自己的朋友的。這一點你們別着慌。來的時候，我要唱着歌，那你們就明白：一點也不用擔心啦。好了，回頭見，孩子……折點樹枝裝回去吧，你們住的地方挺涼……晚上是看不見煙的，也好點個火圍着暖和暖和……」

「爹爹，你可別跟媽提起我們呀。最好別讓她知道我就在家跟前。」
「放心吧。我對誰也不說。話是有長腿的，一天就能把世界跑個遍……」

二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格外溫暖，晴天特別多。才二月，加泰羅尼亞的扁桃便已經開起花來。山頂上，積雪融化了，幾百條飛着泡沫的小河，從岩石上奔瀉，把山間積雪的涼氣帶到盆地上了。

在小河沿岸，和以往一樣，平滑的石頭上有女人們赤着腳在洗衣裳。平常時候，她們的笑語總是掩蓋了水流的潺潺聲，歌聲也遠遠地向周圍傳播開去。就是在這兒，在這沿

岸樹林中的草地上，年青的漁民們會像海邊浪花裏的水草一樣，迴旋在跳舞裏。

可是現在，女人們變得憂鬱而沈默了。女孩子們寂寞地坐在家里織毛線衣，從窗欄裏不安地打量着每一個走過的人。

連男人們也不再成羣地在村子的空場上走動和爭論了。他們緊緊地關上門，一連幾小時專心地看着爐火，吸着煙斗。有人敲門的時候，便慢慢地站起來，在拔開門門以前，先滿不相信地問一問是誰在外邊。

比利牛斯山下的戰爭的喧聲逐漸平靜下去了。共和西班牙人在激戰裏掩護了難民和軍隊越過比利牛斯山退到法國去；那些來不及翻山過去的人，又回到他們被洗劫了的家園裏來。這樣，其中有好些人再也看不見他們庭園裏盛開的扁桃；國民軍的子彈在路上把他們的生命奪去了。

在這些日子裏，巴拉莫沙村也像荒村一樣地沈靜。沒有一隻漁船出海去；海邊的那些船是橫七豎八的，帆布緊緊捲在桅桿上，摩托也不發散汽油味，連槳都被漁民拿回家去了。僅僅有時候，在夜裏，才有一隻孤獨的摩托船駛出海去。誰駕着它，把它開到哪兒去？甚至沒有一個人關心它。也許是守備海岸的巡邏兵呢！

一到夜晚，村子裏便有一家一家的人全部失蹤。鄰居們悄悄地談着從海邊傳來的喊叫、呻吟和槍聲是怎麼回事。那些到鄰近的小城巴拉佛魯格爾去過的大膽鬼，說他們看見了巨大的集中營，被抓進集中營的，有被俘的共和政府軍的戰士，有難民和信賴共和政府的人。這些話使附近的居民更加激動不安了。

過了幾個月，民衆才慢慢安靜下來。每走一步都有生命危險的人，也就逐漸習慣了，並且一點一點地會控制自己了。現在就是這樣的。

三

兩個長着絡腮鬍子的農民，騎着驢子從巴拉莫沙村旁的松林裏走出來，他們的臉本來就是淺黑色，被海風吹得完全成了黧黑。驢子兩邊綁着樹條編成的筐子，筐子裏是香瓜、酒和葡萄。這兩個農民向着巴拉佛魯格爾城走去。

其中的一個，留神地四處看了看，輕聲說：

「我想，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可能到達鐵路的。」

「當然，只要很順利……」

「你聽哪，讓我們來約定不瞎扯！……你得像個醉漢那樣走路，扮得越像越好。」

「我們來唱點什麼吧。你會唱『賽維里的一夜』嗎？」

「不，唱『加爾密勒』吧。這個歌響亮些。」

兩個人都唱着歌，裝得就像臨走以前喝下了海一樣多的酒似的。

在通往比斯巴拉城和佛拉沙城去的巴拉佛魯格爾公路上，他們向左邊轉過去。轉彎

的地方是國民軍的檢查站，站着兩個武裝的士兵。

「站住，老頭兒！」一個兵高聲喊。「上哪兒去？」

「到佛拉沙，上市場去，老總先生。」一個農民醉薰薰地含含糊糊地說。「得上稅，要錢

用……得去賣點水果跟酒，老總先生。」

「對呀。不上稅——就請進監獄去。只怕你們還沒有運到，自己就把酒喝光了呢。」

兩個國民軍走攏來，仔細察看着筐子。筐子沒有引起任何懷疑：一隻裏是酒；另一隻

裏是水果。

「要是我們來喝它一點呢？」一個國民軍突然呵呵地笑起來，「那不是更好嗎？驢子也

會輕鬆些，你們也省得老麻煩着喝酒啦。要不然，你們連驢帶筐都會弄丟了的。」